



▲2024年，卫民第一次重返桂林。

►卫民与养父母合照（2023年）。

▲卫民在美国家门口种下一棵桂花树。

跨越太平洋 寻找曾照亮他人生的三束“光” 盲人卫民的“寻人启事”

□本报记者 苏展

二十多年前，一名双目失明的男孩被人遗弃在桂林郊外的一个湖边，所幸在多名好心人的帮助下得以健康成长；二十多年后，已成为美国空客工程师的他，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自家门口种了一棵桂花树，因为桂花是桂林的市花。

如今，他在网上寻人、每年飞回中国，只为找三个他日思夜想的人：在福利院时为他定下生日的阿姨、带他吃桂林米粉时为他垫一条毛巾在嘴边的李老师和、把他背在背上的亲生姐姐。

她把他的生日定了下来

他叫卫民，30多岁，目前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空中客车公司担任工程师。

据卫民自述，他出生在桂林一个贫穷的村庄，患有先天性视网膜退化症，视力受损。五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母亲也离开了家。他便和祖父母一起生活，二伯常年酗酒，对他不管不问。

7岁那年，二伯遗弃了他，将他丢在郊外一个湖边，再也没有人接他回去。他被路过的人救起，随后被送入桂林市社会福利院。在福利院期间，他的视力状况持续恶化，逐渐完全丧失。

日前，卫民在网上发布的“寻人帖”开篇第一句写道：“在桂林市社会福利院的时候，有一个阿姨，她真的把我当成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照顾。”那是他在福利院期间来探望的爱心人士之一，在所有来看望孩子的人里，这位阿姨对他格外疼爱。

因没有准确的出生记录，在遇见这位阿姨前，卫民根本不过生日，直到这位阿姨专门帮他选了一天来庆祝生日，他才体会到了过生日的快乐，后来，这天也变成了他正式的生日。

每逢过年，阿姨会接卫民去家里，和她的家人一起过节，只要是卫民想要的，她都会尽力满足。“我喜欢听电视的声音，她就总是把电视遥控器给我，让我随时换想听的节目，我喜欢听烟花的声音，阿姨就在家门口放烟花给我听。”

阿姨发现卫民喜欢音乐，便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和儿歌磁带，后来又给他买了一台复读机，那是他当时最宝贝的东西，后来去美国时还一直带在身边。“真的舍不得扔，因为那是我想念她的一种方式。”到了美国之后，阿姨还亲手给他织了一件毛衣寄过来。

遗憾的是，后来卫民弄丢了阿姨的联系方式。他记得阿姨当时和家人住在一起，她弟弟有

一辆摩托车。每天早晨，他们会去家附近的小山爬山锻炼，经常走路或者坐公交去很多地方。有时阿姨还会用自行车载他出去玩。这些记忆的碎片，是他能找到阿姨的唯一线索。

“我在帖子里写下这些细节，就是希望她或者她的朋友能看到。”卫民说，“我真的很想找到她，当面向她说声谢谢。我知道，如果她了解我现在的的生活，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。”

他成了他心中的父亲

卫民要找的第二个人是李老师——也是三个人中，他唯一已经找到的。

由于学习的需要，卫民转去了南宁市社会福利院，并在南宁学习盲文。也是在南宁，他遇到了李老师。李老师是广西大学的教师，也来自桂林。

据李老师回忆，他初次见到卫民时只觉得是一个普通的盲人孩子，并没有特别的感觉，当得知这个孩子是桂林老乡时，他的心里便多出了一份亲近。此后每到周末，李老师便骑单车到福利院把卫民接出来，带他去广西大学转转或者去街上玩一玩。“他想去哪玩我就会带他到哪里。”

那时，李老师经常带卫民去吃桂林米粉，卫民看不见，吃米粉时经常把配菜和粉掉得到处都是，李老师就在他嘴边垫了一条毛巾。

李老师还曾带卫民去广西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找眼科主任检查眼睛，看看还有没有治疗的希望。可惜医生在检查后发现，卫民的视力已经毫无恢复可能。“检查时，医生往他眼睛里点了些凉的东西，卫民紧张地抓住我的手，我就安慰他说不怕不怕，不是想给你做手术，只是给你做一些检查。”李老师回忆道。

得知卫民喜欢音乐，李老师当时还带他去见了教二胡的专业老师梅明恩，希望音乐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。“我当时想着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唯一可以依靠信赖的人可能就是我了，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觉得应该为他多做一些事。”李老师说。

2004年，在与李老师相识一年多后，卫民被收养，要前往美国。离开前，李老师坚持送他到火车站，把他安顿在座位上。那一刻，两人都明白，这一别或许再难相见。卫民说：“李老师给我的那条毛巾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”

到美国后，卫民失去了和李老师的联系。直到几年前，他通过一位朋友找到了李老师的微信信号。通过好友申请的那一刻，他立刻拨通视频电话。“隔着屏幕再次与李老师相遇，就好像又回到九岁的时候，我又重新感受到了那份温暖和亲切。”

2024年，卫民时隔二十年第一次回到中国，也终于在南宁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李老师。两人见面时，卫民从包里拿出那条已经泛黄的旧毛巾：“李老师你还记得这个毛巾吗？当年我吃米粉，你就用这个毛巾给我接住。”那一次，他们在广西大学食堂吃了卫民喜欢的螺蛳粉和桂林米粉。

2025年，卫民再次回国，请李老师和家人去海鲜餐馆吃

饭。“这点心意远远不够，但至少让我心里觉得欣慰。”卫民说，“在我最需要父亲的时候，他成了我的父亲。他是我的英雄。”

找到姐姐是他最大的愿望

2004年收养卫民的，是一名在桂林市社会福利院做义工的美国女士。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生活，对一个双目完全失明的孩子来说，这条路并不容易。好在门口，养父母把卫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，在养父母的支持下，卫民进入南阿拉巴马大学学习。他选择了钢琴表演和航空航天工程两个专业。学习钢琴，意味着要记住每一个音符和琴键的位置；学习工程，可用的学习资料极少——他使用电脑软件阅读文字资料，将大量图表用特殊打印机打印出来，通过触摸感知图表的维度。在校期间，他平均每天学习六小时，睡眠仅有四小时左右，暑假也在上课。他用四年时间读完了学位，和同学们一起毕业。

如今，卫民已在空客公司工作4年。近两年，卫民多次回到中国，到过上海、北海，也回到了桂林。他的心中，其实还有一个“最大的愿望”——找到自己的亲生姐姐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姐姐是他进入福利院前唯一能感受到温暖的来源——她比他大十岁以上，常年在外地，但偶尔回家时，会把弟弟背在背上跟他一起玩，给他做饭吃。

他在北海录入了自己的DNA，警方帮他匹配到一个远房亲戚，可能属于“桂林市临桂区南边山镇朗联村一个姓石的家族”。“虽然希望可能比较渺茫，但我不会放弃。”

就在前段时间，寻亲出现了新的转机。在社交媒体两位热心网友的帮助下，卫民联系上了一位疑似亲姐姐的人。加上她微信的那天清晨，他们通了视频电话。“根据我们各自的描述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90%确信，她就是我要找的亲人。”

为了确认结果，他安排对方去公安局做了DNA比对。遗憾的是，经过近两周的等待，比对并没有准确结果。“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准确结论，但我绝对不会放弃。”卫民计划今年12月回中国时，与这位疑似姐姐的人一起去医院做亲缘关系鉴定，争取拿到一个确切的结果。

每次离开中国，他都觉得“像是把心留在了那里”。他在自家门口种了一棵桂花树——因为在广西闻过桂花的味道，他感到很亲切，也特别喜欢。“每当开花时节，香气十足。”

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承诺：从现在开始，每年都要至少回中国一次。

他在找的，是那些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伸手拉住他的人。桂林的那位阿姨、南宁的李老师，还有那个把他背在背上的姐姐。寻亲的路或许注定要经历波折，但他依然心怀希望。

（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
记者手记

写这篇稿子的时候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：这个故事应该怎么讲。

卫民的人生如果概括起来，很容易写成“从弃儿到工程师”的逆袭。但仔细想想，真正让人动容的，或许不是“逆袭”本身。真正有意思的是另一件事：他在找人。

他在找二十多年前那个给他选生日、给他买录音机、过年接他回家吃年夜饭的阿姨；他在找那个周末骑自行车接他去家里、带他去学拉二胡、送别时在火车站含着泪的李老师；他在找那个把他背在背上、给他做饭吃的姐姐。

一个人，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“成功了”，而是为了说一声谢谢。一条毛巾，从南宁带到美国，从九岁留到三十多岁，跨过大西洋，又带回中国。卫民在找的不只是人，他找的是一段没有断过的来路。

卫民在自己家门口种了一棵桂花树。桂花是桂林的市花。他说花开的时候，香气十足。

▼卫民小时候的照片。

▼卫民少儿时弹钢琴的照片。

▼卫民少年时期与养父母合照。



▲2024年，卫民第一次返回南宁与李老师相聚。